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十六

烏程

高齊

齊永寧中爲中書侍郎

沖太孫殤服議

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

十二

通典八

杜弢

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初爲別駕永寧中刺史羅尚舉秀才召謀不用致板而歸後爲醴陵令流民共推爲主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元帝使王敦陶侃等討降之詔加巴東

監軍復叛爲陶侃所破逃遁不知所在

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

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召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
此、謂失之豪釐、差已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不召杜漸爲恨者、流民
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麻、選宜內遣、平西縣竹之
會、聽王敦之計少、可召靈聚釐之覺、非彼之謂也。華陽國志八又見十六國春秋

七
六

遺應舊書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
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容主難久、嫌隙易
構、不謂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
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
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密
聞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于眾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
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襟蕩股慄、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

斯事中廢賢恩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
起事旨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聞于聖主之聽戮吾使
于市朝。呂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遺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
曜于山澤舟檻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眾竊未呂爲懼晉文伐
原呂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呂進討豈
所呂崇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逼向義之夫呂爲叛逆之虜跋思
善之眾呂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
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
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于時不證于大府耶昔虞卿不榮大國
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
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
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司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于紀綱爲一匡于

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闔閨埽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卻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召補往衙復州邦召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土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汝獻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頗離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亟誠不亮益染受殃不惟鄙門而已晉書杜弢傳弢與王敦等數十戰將士多物故弢請降帝不許弢遺信書

李猛

猛朱提大姓爲太中大夫太安初逐太守雍約召叛尋降爲李毅所殺

與李毅牋

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孽斜東據永安退攻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皇有司

華陽國志四

詣毛詫李徵書

昔魯侯不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慚吾郡

華陽國志四太安元年鐵官令毛詫逐建寧太守杜俊召叛猛詰之書

孫辨

辨江陽人太安初爲永昌從事

上言應復寧州

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州召相鎮

慰

華陽國志四

脩肅

肅廬陵人永興初爲典書令

勸進懷帝爲皇太弟

二相經營王室，志盡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心。是㠭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于涇川，蠶眾挫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暢和之望。晉書懷帝紀承興元年立爲皇太弟昌清河王章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晉令盧陵翁肅云云

諸葛恢

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魏司空誕孫。惠帝時試守卽丘長，轉臨沂令。避亂江左，元帝爲安東將軍，㠭爲主簿。再遷江寧令。懷帝時，㠭討周馥功，封博陵亭侯。歷鎭東參軍。愍帝時，元帝承制調爲會稽太守。太興中，拜中書令。出爲丹陽尹。免。明帝時，拜侍中。加奉車都尉，封建安伯。尋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

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成帝卽位加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卒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敬有集五卷

表

詔云行當別離。呂爲悵罔。分致鼴鯀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
錄之。天恩罔極。天地施鉤不異。遠近執文頌職七十三

詔賜恢白甌二枚。御覽七百五十引諸葛恢集

天恩賜廣州白盃

御覽七百六十引諸葛恢集

天恩罔極特賜織縮細竹

御覽八十九

戴邈

邈字望之。廣陵人。驃騎將軍淵弟。惠帝時舉秀才遷太子洗馬。
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建
武初出爲征南軍司加散騎常侍。大興中代劉隗爲丹陽尹。永
昌初加左將軍。大寧中拜尚書僕射。卒贈衛將軍。謚曰穆。有集

五卷

上表請立學校

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于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于禮學是呂古之建國敎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呂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呂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呂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大曾國賢哲乏于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繼旅之危寇羯飲馬于長江凶狡虎步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識無復

不遺于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已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曰：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必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臣愚曰：世喪道久，民情玩于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晉書禮志上作方，萬物權輿，聖朝已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晉書禮志上作創千英範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人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飫，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召感之而。

已臣目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

二語從本傳補謂宜昌

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宋書禮志一建武初散騎常侍戴邈上表又見晉書戴邈傳小有刪節

杜夷

夷字行齊廬江灊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懷帝時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刺史王敦舉方正鎮東將軍周馥引爲參軍皆不就元帝爲丞相敕爲儒林祭酒又除國子祭酒未嘗

朝食大寃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有幽求子二

十卷

丁潭爲琅邪王行終喪禮議

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喪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昌無後之故而獨

不除也。愚曰：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自終三年。督書丁傳

東海王爲新蔡王殯服議

諸侯體國節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

通典八十二

議王式事

宰我欲短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呂式比之，亦無所媿。勦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于厚恕之可也。通典九十四大興三年淮南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行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母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父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呂爲云云

駁荀組所陳表議

荀組雖慮宗廟永絕魂靈，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恩？或餽口于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猶死。

也、恐視死猶生、賢于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僨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已避不敏。

通典九

十八

墓毀服議

墓既脩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

通典一
百二

遺命

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餚、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目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晉書杜夷傳

葛洪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吳方士玄從孫。惠帝時、吳興太守顧祕檄爲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後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還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呂后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固辭求爲句漏令刺史鄧樹表爲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卒年八
十一有喪服變除一卷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五十一卷
神仙傳十卷肘後方六卷神仙服食藥方一卷

遐觀賦

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
稱金爭買呂多爲美御覽九百四十六案此不似賦疑是序或本注未能定之抱朴子有遐覽篇無此語

西京雜記序

洪家世有鑑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
卷數先人傳之于歛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繙構而亡故書無
宗本止雜記而已矣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
之始甲終癸爲十秩秩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
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
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呂碑漢書之闕耳後洪家

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稀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所出故序之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四卷世人稀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沒焉

西京雜記
影宋本

抱朴子序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踐勁翮于鷺鷥之羣藏逸跡于跛駘之伍豈況大塊稟我已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已至鷺之蹇足自十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蹠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已躡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已斷筋也是已望絕于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草有櫟松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攷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蓋粗言較略，已示一隅，冀憤懣之徒，省之可已，思過半矣。豈謂闔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取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藏之金匱，目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

卷、晉書葛洪傳又今
本抱朴子有此序

關尹子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箋瓊筭之書，服餌聞我旨，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口，紫清之上味。後屬洪，自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鬪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
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陽尹子道藏本

肘後備急方序

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旣窮覽墳索昌著述餘暇兼綜術數省
仲景元化劉戴祕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
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措拾遺逸選而集之
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
又見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旣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
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又使人用鍼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
注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鍼治之哉是使鳬鴈
鷺擊牛羊搏噬無呂異也雖有其方猶不免殘害之疾余今採其
要約目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
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呂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

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内顧鴻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橫禍焉世俗苦于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倉公和鵠踰跗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強乎

衛急方明刻本案此與抱朴子內篇裸應略同

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脅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㠯安其國愛其炁所㠯全其身民弊國亡炁衰身謝是㠯至人上士乃施藥于未病之前不追脩于旣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清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㠯制嗜慾保全性命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㠯延駐于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脩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慎

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誠哉所曰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藏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憔枯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損人之命猛于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强食則脾勞不渴强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于人當減算殺害于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歎原注死魄神樂常好生呂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災害不干生錄必書其名死

籍必削其咎、養生之理盡于此矣。至于鍊還丹目補腦化金液呂畱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咽血者越分而脩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識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脩，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災病，下士時修免夭橫。愚者失道，擠其性，其斯之謂與？道藏臨五案此篇首百三十餘字與內篇地真略同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六終

全晉文卷一百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葛洪

抱朴子內篇

案內篇今見存二十卷不錄其佚文

葛仙翁爲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而水中向二符皆還就之

舊寫本北堂書鈔一百三

魏武帝召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欲拷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眞召白武帝帝使人盡殺之須臾六慈盡化爲札而一慈徑出走赴羊羣

舊寫本北堂書鈔一百四

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更傳言慈一日眇葛巾單衣于是一市皆然也

御覽七百四十六

城陽郡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

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亦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御覽作拘_{又作棄}，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藝文類聚七十七御覽七百二十一又九百三十一

吳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躬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坐其上，又曰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謂光當已化爲烟燼，而光恬然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而視之，不能解也。

藝文類聚八十九

八十八又八十二御覽

一千

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御覽九百八十一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白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令使馳行相及也。」從者不信，須臾行二里，果逢所乘黃馬，而左目盲。南之赤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子，疑作果向白馬子也。

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一

案使者甘崇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熊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卽浮出其初出乃長十數丈于是方士更一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乃掇取著壺中壺中或有四五龍呂少水養之自疏物塞壺口國常慮旱災于是方士聞餘國有少雨屢旱處輒賣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巨額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一吹一長輒長數十丈須臾而雲雨四集矣

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十一

若士所食必此草也又海中有蛤蜊螺蚌之類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啖况君子與若士乎

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二

青雲芝生于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旨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藝文類聚九十八

案此古下十九條疑仙藥篇伏文

黃龍芝生于神山之中狀如黃龍味辛甘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年令人光澤同上

金蘭芝生于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赤作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目聰明同上

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狀如人暨暨如連鼓其色如澤同上夏採之

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同上

丹芝生于名山之陰嵐崙之山太谷源泉金石之中同上

火芝常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同上

人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治乾食日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同上

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辛苦盛已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同上

黑芝生于山之陰大谷中白蓋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同

火芝案上已有火芝疑有一誤生于名山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同

金芝生于金石之中青蓋莖味甘辛曰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同

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壽九千同

夜光芝出于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閒上有浮雲翔其上有五色有目如兩日同

白雲芝生于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曰秋採之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同

雲母芝生于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曰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醞旨牛脯同

葉芝生于名山之陽及出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

葉三寶

上同

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神明令人長生

上同

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

初學記三十白孔六幅九十五御覽九百二十九

田地既有自然之蟬而有荅莖芩根土龍之屬化爲蟬

御覽九百三十七又

一千引琴根化爲蟬當即此

龜

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穴蟄而大肥

初學記三十秦對俗篇云龍蛇蛟螭狹猶是舊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

蛇

于食時也語意同而文全異此當是佚文

黃帝醫經有蝦蟆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蟆始生人亦不可針灸其處

御覽四

麻陽有彭祖仙室請雨必得

十一御覽

左元放言金華山可呂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害

御覽四十七

崑崙及蓬萊其上鳥獸飲玉井皆長生不死也

御覽七

上古無謚始于周家耳黃帝謚蓋後人追爲之謚取其法世時行

迹而已。非黃帝羣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蓋追目仙謚黃

帝乎。

御覽五百六十二

一

吳景帝時成將于江陵。又作廣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冢。內有重

掘冢

當作車

閭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徼道通事。

車

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人。

爲人數十枚。

又作數十頭

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劒。列侍靈坐。皆刻銅人。

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倡王公冢也。

破其棺。棺中有人髮

毛。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

棺中有雲母。厚尺許。白玉璧三十雙。目

藉身。

又作凡

兵人舉出死人。目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

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詐此等有假物

而不朽之效也。

御覽五百五十八八百八十八又八百十三

專心憑師。依法行道。濟身度世。利在永享。事師盡敬。得道爲期。承
間候色也。不盡力明師道。有罪不可除也。學道得明師。事之害亂
不得發也。

御覽六百五十九

道林子有五種尸解符。今太玄陰生符及是一病解者。御覽六百六十四

薛振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時學道于鍾山北河。經七試而不過者。由淫泆鄙滯敗其試耳。

御覽六百六十五

郭文舉河內軺縣人。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同上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同入嵩山。積七年入石室。當有脫誤季主出行。想戒之曰。慎勿開零子。忽發視之。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召至。使守一銅匱。又戒勿發。零子復發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

同上

馮良者南陽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佐史。迎督郵。自認無志。乃斬車殺牛。裂衣尋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遊十五年乃還。州郡禮辟不就。詔特舉賢良高第。平道委_{此句有誤}還家。年六十七棄世。東度入山。在鹿迹洞中。

同上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從_{疑作董或此下有脫}之。

其道德常宗師之。愈自損退成帝諧之。若值望之章灑。則待事畢。
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學。望之忽病篤。弟子公沙都與于庭
樹下。望之曉然。病有痊時。冬月鼻聞李香。閉目則見雙赤李。著枯
枝。望之仰手承李。自墜掌中。因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去莫
知何在也。上同

家有三皇圖。必先齋戒百日。乃君至此句疑有脫誤。天地五嶽社稷之神。
后聖君命。清虛小有真人撰集。上仙真錄。總名爲上清。一本作眞正法
御覽六百六十七案此。萬邪百年再授于人。須齋戒方得。御覽六百六十七案此
餘齋戒方得下復引二元

品經靈寶赤書太素玉錄經云

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腳中車。腳郎折。弟子古強。一作古弱
神仙傳作古強。感篇亦有其人。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腳相續如故也。御覽七百三十

案此條疑是道意

篇伏文

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陂中。竟日乃出。會從吳主到荊州還。

大風仙公船沒，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溼，而有酒色云。昨爲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呂淹留也。御覽八百四十五
論篇異非卽彼文也神仙傳載船後事亦與此文異

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也。

御覽八百八十六

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爲老公，不見通，須臾皆成少年。

御覽八百

八十

韓子治呂地黃甘草，嚼五十歲老馬，呂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御覽八百九十七

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水中。

御覽八百九十九

呂鶴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呂指物隨口變化。

御覽九百二十五

胡麻籽者，一夕蒸之，如炊，須曬乾，復蒸，細篩，白蜜和丸，如雞子大，日二枚。一年顏色美，身體滑，二年白髮黑，三年齒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人火不燼，六年走及奔馬，或蜜水和作餅，如糖狀，炙

食一餅

御覽九百八十九

御覽九百九十一

中經曰鉤吻狼毒太陰之精氣王殺故入口令人死

御覽九百九十二

抱朴子外篇

案今外篇五十卷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備闕

誠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慧

意林初學記二

十七御覽八百三又白孔六帖七引上一
案意林在備闕後知是備闕佚句也

備闕

孤白不可目當暑龍艘不可目乘陸

意林又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上一句案自此下數十

事意林或在刺
後重言前

軍術

福建平王書注御覽七十四三百四十又九百十四

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

御覽五百九十九

大將者凜凜乎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若登朽木

北堂目臨萬仞也

書抄一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

御覽作立又作留

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意林御覽二又

三二二百七十五

兵家曰計爲主目力爲末

書鈔一
百十五

昔韓連射書目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眾也

書鈔一
百三

韓信傳檄而定千里是呂尺素之功勝于雲梯之械也

書鈔一
百十五

羅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鶴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

御覽作收寡一
書鈔一
百三

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一
九百十七九百四十七

羊羣犬衆轉攻略地而所向無堅敵所摧無堅壘皆望景如狼駭

書鈔一
百十七又十
三引要城者二句

武王將興天給之旗

書鈔一
百二十

春日長矛在前夏日大戟在前秋日弓弩在前冬日刀盾在前此

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荀林又御廟三百四十
八引秋官弓等一句

軍之所_昌欲乘山依谷視生處高也

書鈔一百十三
案生字當有誤

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岡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觸物之候知敵盛衰候時而動之術知行止之不測天心之去就使進則百勝退則安全也

書鈔一百十
三引兩條

承陰陽自井勢協五行之自然從計約自奮擊常背孤而攻虛則黃帝呂尚范蠡伍員魏武帝所據同也

書鈔一百十八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林意

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當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

三五橫行天下

文選江文通註
建平王上書注

昔太安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乂小民張昌反于荊州奉劉尼爲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于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爲丹陽太守到郡發兵自攻冰召余爲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

軍旅

此句有
敗字

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

建住華蓋下

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石冰焉

御覽三百二十八

凡始立軍豎牙

春出城西門立牙門西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

方吉夏出城北門立牙門北向出時令右登明大吉加南

方吉秋出城東門立牙門東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

南門立牙門南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也

書鈔一

雷天之鼓也

初學記一御覽十三又白孔六帖二引作雷者天地之鼓

用兵之要

雄風爲急扶搖獨鹿之風大起軍中軍中必有反者風

高者道遠

風下者道近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

四百里

大枝五百里什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

盡風

二日二夕天下半風一日一夕萬里風

御覽九又意林引風鳴葉至泗百里三旬

又書鈔一百五十一

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

意林休

凡戰觀雲氣如走驚鹿者敗軍之氣也

意林又御覽三百二十八

軍始出舉牙立旗風氣和調旛動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書鈔一百二十苑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九

九

軍始發大風甚雨起于後旛旗前指金鼓清鳴則大勝之徵也若旛旗亂而相繞逆風雨敗之象也軍始出而旛旗繞竿者急住更待善時而出軍

書鈔一百二十引四條又一百二十一御覽三又三百三十八三又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

軍始出雨霑衣裳者是謂潤兵其軍有功雨不足霑衣裳者是謂泣軍必敗

意林初學記二御覽十

無雲而雨是謂雨泣將軍當揚兵講武昌應之大雨軍中尤甚者將軍戰必無功也

御覽十又八百七十七開元占經九十二末句作將軍敗死

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必至城下

書鈔一百五十一初學記二御覽十五開元占

百一經一

大霧繞軍霧之所住非常而數臣下擅行威也

書鈔一百五十一初學記二作霧

之所在其下有
塞將軍之令

軍上氣黑如樓將軍移軍必敗其將勇則氣如火炎勢如張弩雲
如日月赤氣繞之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也

十五 御覽

太一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二

兵地生殲者宜速移軍

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二

軍中地裂急徙居否則軍敗地震必大戰或有謀反

御覽八百八十一開元占經

麌免入軍中當遷徙之

御覽九百七

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天宜備反叛

御覽九百四十七

軍行卒逢飛蜂及蟻蟲若蜂尤多者必大戰驚于藏伏之賊

御覽九百

十五 有黑氣如牛馬入其軍者名天狗下食血其軍必敗

開元占經八十六

屈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屈虹從城外入城中者三日內城

可屠

開元占經九十八

赤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

同上

白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

同上

有赤光如火從天來下入軍亂將死

開元占經九十九

若蒙起圍城或入于城則外兵得入若蒙氣從內出主人出戰

開元占經一

有狼狐繞單而鳴者軍敗

開元占經一百十六

軍無道則狼食人

同上

蟠蛇見軍中尤多有軍罷又宜備叛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地生瓦礫不去有大禍

開元占經七十四

眾鳥羣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鳥聚軍中將軍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

蘇文類聚九十一

御覽九

百十四

己下篇名並闕

余嘗問嵇君道曰左太冲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荅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

意林

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或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步驟之閒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御覽百九十五

友人騰永叔問曰嵇君道何如人余荅曰一代偉器也摛毫英觀難與竝驅也

書鈔一百

余問班班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眾人之目邪

意林

閨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

意林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意林

董仲舒學兒淡而天才鉤呂嶧蜂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

識蜉蝣

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六作謂蜉蝣爲
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斯螢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意林

王充所作論衡此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嘆爲高文度越諸子恆愛玩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與爾共之勿廣也

書鈔九十八

藝文類聚五十五

御

謝堯卿東南書士

句有

說

御覽六百二十六

百十七

六百九十九

九十九

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者也

書鈔一百御覽五百九十九

五嶺無冬凋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意林記二十七

案老君玉策記云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變爲琥珀琥珀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臺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猿變爲老人

意林八十八

止威臺御覽八百

案此俗內篇佚

文扶荅戚喜與仙榮篇相涉而意林列此十外
篇姑從之狐狸等語與對俗篇相涉而文全異

火鼓使鳥絞絃介急寶鼓使速穿絃早絕磨刀殺馬立可驗也

意林

燒泥爲瓦燔木爲炭蜂窠爲蠟水沫爲浮石凡此皆去其柔胞變

意林

爲堅剛

意林初學記五
御覽五十一

落星岡

意林

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徵者削木爲黃帝之像
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黃帝仙去其臣思
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
祀之

意林御覽七十九三百九十六
案此全異意林列于外篇今從之

食鵠脂令人能夜書

意林

英葱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能夜書

御覽七百四十七
案此卽上御覽未可合并或有一誤故
分錄

河伯華陰人呂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意林

之

案九鼎記及青囊經言人物之死皆有鬼也馬鬼當時已晦夜出行狀如炎火御覽八百八十三

鵠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而試之乃殺鵠埋于苑中架小屋施牀帳曰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鵠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意林獮猴鬼余友人騰意林永叔嘗養一大獮猴作大鐵鎖鎖之著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若鬼者見獮猴走意林上承塵上不悟是獮猴鬼也驚指之曰獮猴何自被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獮猴死復有鬼也意林御覽七百一十九

獮猴之鬼令人病瘍

御覽七百一十

龜鼈鼈之鬼令人病瘍

御覽七百一十三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人談話又一葛公迎來送

去

意林案內篇地真有此略同抱朴子意林二書皆漏缺不全固有誤訛耳今姑錄入外篇

嵇君道曰吾在洛與二陸雕施如意兄弟竝能觀況身于泥蚌之

中識清意于未口之口，諸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鄙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埽枯葉也。

書錄九十八

嵇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

意林書錄一百

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
篇。案隋志道家梁有陸子十卷，陸雲撰，即此。誠爲快書，其辭之富者，雖覃^{意林}思不可
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
章之人也。

意林書錄一百二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
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貫立言，呂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
成，呂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

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惡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昌

御覽六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瘦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精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御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

意林書蹟一百御覽五百五十九

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以著書正恐言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曰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瓦瓶木杯比門所饒金觴玉餚萬家無也

御覽六百二

孔鄭之門耳聾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爲世寶也

意林御覽

羈鞍仁義纓鎖禮樂

意

林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

書鈔九

汝南郡邵陵王申爲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密寄申太守暴亡
申盡買黃金還太守汝南欲召列于先賢畫像抱朴子曰不宜者
也

書鈔七十七

屈原沒汨羅之日人竝命舟楫目迎之至今昌爲口渡或謂之飛
鳬亦

有脚文 日州將士庶悉臨觀之

書鈔一百三十七

太極初構清濁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初學記御覽三十六

太精之氣乘雲也

書鈔一百五十一

翫榮河者若浮南濱而涉天漢

書鈔一百五十

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穹無質仰而瞻之
高遠無極若若然也譬若有望遠道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
黝黑天青冥色黑非有體也日月星辰浮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
七曜或往或游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根柢故名異也
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眾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

月日行十三度，遲疾任性。若縱附天體，不得爾也。書鈔一百四十一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有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天牽之西沒，譬如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蟻不得不隨磨，自左迴焉。白孔六帖八十四
御覽七百六十二九十五

四十

虞洪造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謂天北方遠者，是北方星宜細于三方矣。

御覽五百九十五

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裹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曰度厯象昏明之證。候校日四八之氣，攷日晷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

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呂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裁，與神合契。蓋由于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于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呂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伴，故比呂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呂證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呂證日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于東者初但去地少許耳，漸而西行，先徑人上後，遂轉西而下焉，不苟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右轉者，眾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于東，次經于南，次到于

西次及于北而復還于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于東冉冉轉上
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北邊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
爲不然者疏矣今曰徑千里其中足自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月
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
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于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
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月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
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微也王生
曰火炬喻曰吾亦將借子之矛自刺子之腋焉把火之人去人轉
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曰火喻之謬矣又
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
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
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乎又月之光微
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

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官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始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于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于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目取火于日，而無取日于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目取水于月，而無取月于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矣。王生又云：月不圓，望之圓者，遠故望之圓，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轉天，不當如初破鏡漸漸滿也。月不圓，清下隋志約文，從初學記御覽改補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望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

隋書天文志上初學記一御覽四又五十八引兩條又八百六

雨條
十九

糜氏云潮者據朝來也汐者言夕至也見潮來去或有早晚輒言有參差非也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來再大再小也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再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御覽二十三
又六十八

天河從西北極分爲兩頭至于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河者天之水也兩河隨天而轉入地下過而與下水相得又與口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

御覽八
又六十八

月之精生水是呂月盛滿而潮濤大

御覽四

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浙水從東地廣道遠乍入狹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隆崇涌起而爲濤

按御覽
與下為海字

俗人云濤是伍子胥所作矣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

御覽六十八

何㠯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邪

九十八
藝文類聚

夏時龍生于太廟之中

御覽九百二十九

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臂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夫麟鳳㠯形狀爲別聖人㠯心神爲異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焉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明矣

九十一御覽九百一十五引兩條又九百一十八事類賦注十八

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櫻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寧

藝文類聚

九十九初學記十五自孔六帖九十四御覽九百十六

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案地鏡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召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

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七
案詣鮑篇與此全異故是佚文

青洽傳云辰星水精生亥武歲星木精生青龍熒惑火精生朱鳥古今注所謂赤鳥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鳥之精三足烏何呂三足陽數奇也呂是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集其冠孝故也

城文類聚九十二御覽六又
九百二十一又九百七十八

麟獸之聖也壽二千歲

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綻者呂盛米置羣雞中雞輒驚故名曰駭雞犀得其通天呂刻爲魚銜呂入水當爲開方三尺所得氣息同當有應劭云或風俗通云等字予祖彬爲汲令呂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使子宣舊處設酒于杯中猶見有蛇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遂意解覽

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口口口口口口口平焉故曰物生而
蒙事屯而養造昧此語有利有攸適猶金之銷鑑水之從器也是
旨聖人實之于文鑄之于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御覽六百七案此疑
渺學篇或尚博篇佚文

今頭疎著身皆稍變而白身疎著頭皆漸化而黑則玄素果無定
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御覽九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彝

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惠帝時爲州主簿。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叛行遂遁。令尋辟丞相中兵屬。及即位，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明帝時，拜散騎常侍，封萬寧縣男。補宣城內史。成帝初，死蘇峻之亂，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

上疏乞宣城郡

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呂瓊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

晉書桓彝傳

桓溫

溫字元子，彝子。成帝時，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驃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輔國將軍、徐州刺史。穆帝初，代庾翼

爲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假節鎮江陵。已平蜀功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
公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哀帝初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黃鉞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移鎮姑孰廢帝時兼領平北
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孝武初卒追贈丞相謚曰宣武有集四十
三卷要集二十卷。

請追錄王清後表

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
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
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鷺席卷萬里僭號之吳而縛象魏令皇澤被于九州玄風洽于
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忍寵之號墜于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
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霞果羹不

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貞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沉濬進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垂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晉書王濬傳濬見尚錄安西將軍

桓溫鎮江陵表言

薦謹元彥表永和三年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尙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呂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呂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呂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塞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免置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

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
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
蹈顚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
仍遁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
面僞庭進免冀勝亡身之禍退無辭方詭對之譏雖圓綺之梗商
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已過于今西土已爲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
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
秀蒙蒲帛之徵足已鎮靜頽風軌訓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蜀志譖周傳注引
晉陽秋又見文選

賀白免表

永和十二年見
宋書符瑞志

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免見于春穀
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載文苑叢九十五

表

高安成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穀于此召備須濡者也

平洛表薦謝尚

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足召入贊百揆出藩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世說賞譽篇
注別溫集

表免武陵王唏

唏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忽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唏官召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璡散騎常侍

晉書武陵王傳

上疏自陳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惄惄不解所由形影相顧墮越無地臣曰閭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怖惕操弄虛說臣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思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陽秋陛下目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才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于僕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曰歟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

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曰痛心絕氣悲慨惄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

晉書祖
溫傳

上疏廢殷浩

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召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召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燭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自負彊衛每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

破奇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羌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
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
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自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
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橫實
反自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之憂將
及社稷臣所自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自致訓明罰
敕法所自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
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自塞山海
之責粗可自宣誠于將來矣晉書附
帝傳

請還都洛陽疏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
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自遭
通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擬羲皇玄

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聖極時務陵替備微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自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貯雲羅混綱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壯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飄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支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暨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于無滯明哲尚于應機玠如石焉所㠯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立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㠯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蠻屈㠯待龍申之會潛蟠呂侯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繙邈五

十餘載先舊祖沒後來童幼班荆輶音積習成俗遂望絕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呂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呂義齊之呂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立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呂興復之效委臣呂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

晉書柳溫傳

上疏陳便宜七事

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使莫能植其二今天下分

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彌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寔非大義隨時之宜且設官曰理務寡則官省官省曰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令久于其事愚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曰九卿綜事不專尙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于尙書若車駕郊廟藉田之屬凡諸大事于禮宜置者臨事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案其二已下晉書僅載四語云今戶口千其事今據御覽補錄形氣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目成晉書晉書桓溫傳又御覽百三引桓溫集略表

辭參朝政疏

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于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遙離宮省二十餘載，輶轔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旨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染新平，盩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耳，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削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久陋于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于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豎目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卽無煩臣臣疏鈍，並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寶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遷屯撫盩。

方鴻

晉書桓溫傳

帝不豫上疏

聖體不和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間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鳴噦呂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靈內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于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目後事

晉書桓溫傳

檄胡文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
越每惟國難不遑啟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文選王選與陳伯之書注引晉中興書作幕府不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

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糞生守節恥存莽
朝厯紀逋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卽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
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
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撫軍牋

此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自一旅之眾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目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艷也不齊力埽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

與慕容皝書

藝文類聚五十九

自滄流自北，幽朔自東。將軍皆自羈落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鎬揚鑪，動數十萬。御覽三百五十八

荅慕容皝書

承將軍奮厲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

十六國春秋二二十四

與弟沖書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目憤憤少懷。

晉書

桓溫傳

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逐節卽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粗當爾耳。僕無所使酒席意。

清化閣帖

二

桓豁

豁字朗子，豫第三子。簡文輔政，目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

呂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桓溫呂爲都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進右將軍尋監荊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又監寧益軍事溫卒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卒贈司空謚曰敬

議征西大將軍開府疏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昌之增耀論道作廟王猷呂之時臣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呂翼化暢玄風于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潤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呂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呂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精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開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呂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

臣知所免

舊書初
篇傳

桓冲

沖字幼子，小字賈德。郎彝第五子。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遷監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自從破姚襄功進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進監江荊益三州軍事。南中郎將，監康初拜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尋解揚州，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自北中郎將，並中軍鎮京口，假節，加侍中。尋解徐州，遷鎮姑孰。太元中，遷荊州刺史，鎮上明。卒贈太尉。謚曰宣穆。

表救涼州

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頤，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勤絕，屢爲國患。臣聞勝于無形，功立事伐。伐

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韻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埽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于聖世宣武遺志無恨于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闕闕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遠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晉書桓沖傳

表桓嗣屯夏口

氐賊送死之日舊郢自北壁相望待呂不戰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于事爲便

南齊志七

袁桓石民爲襄城王督爲江州

夏口江沔衝要，窮遼彌寇。兒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州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壽陽北接彊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州府既分，請召王督補江州刺史。晉書桓沖傳

移鎮上明疏

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曰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昌黎，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豪良可目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昌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校送死，則舊郢昌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去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閩外，輒隨宜處分。晉書桓沖傳

上言吉挹忠節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明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

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目邊
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
無一旅外擢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
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目至陷沒挹辭氣
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日墮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
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于賊中得還南挹臨終手疏并具
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
惠隆泉壤矣

晉書忠義
吉挹傳

奏納孝武王皇后

憲康三年

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
物流形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臣
塗山作儼而夏族自熙妊姒配周而姬祚昌今長秋將建宜時
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明業允備且盛德之

閔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曰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
天下晉書孝武定

王皇后傳

賜進士出身官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終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 倪沖

十五